



# 风云人物采访记

## 续集

【意】奥里亚娜·法拉奇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 风云人物采访记

(续 集)

[意] 奥里亚娜·法拉奇 著

阿 珊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根据RIZZOLI EDITORE, MILANO

TERZA EDIZIONE, NOVEMBRE 1979选译

风云人物采访记（续集）

【意】奥里亚娜·法拉奇 著

阿 珊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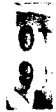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12,000字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6,000册

统一书号：7203·125 定价：1.80元



## 译者的话

这是《风云人物采访记》一书的续集，仍是从奥里亚娜·法拉奇的《采访历史》中选译的。本书有作者对十个人物的采访记录。这些人物是：西哈努克、甘地夫人、布托、班达拉奈克夫人、安德烈奥蒂、帕那古利斯、卡玛拉、巴列维、海尔·塞拉西和派克。

法拉奇是意大利的一名女记者。对于她，我们在《风云人物采访记》一书的前言中曾向读者作了简略的介绍。

译者  
一九八四年

# 目 录

## 译者的话

诺罗敦·西哈努克·····	(1)
英迪拉·甘地·····	(33)
阿里·布托·····	(65)
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	(96)
朱利奥·安德烈奥蒂·····	(115)
亚历山大·帕那古利斯·····	(145)
埃尔德·卡玛拉·····	(193)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217)
海尔·塞拉西·····	(244)
奥蒂斯·派克·····	(269)

## 诺罗敦·西哈努克

他在铁托为他安排的布里俄尼岛上的一所别墅里接见了。他在那些拒绝承认朗诺的柬埔寨的国家里已经旅行了几个星期，南斯拉夫是这次旅程的倒数第二站。之后，他将离开这里前往罗马尼亚，再由罗马尼亚回北京。从一九七〇年三月起，也就是从朗诺在美国的同意下废黜了他，并取代了他时起，他一直在北京过着受人尊敬和爱戴的生活。

铁托以接待一个现任国家元首应有的礼仪在贝尔格莱德款待了他，并以同接待一位国王和朋友相称的规格招待他去布里俄尼岛，似乎他们是莫逆之交，也许他们具有相同的反抗精神，并对当今变得越来越艰苦的争取独立斗争的方法存在一致的见解。显然，西哈努克正为此而感到高兴，因此他向我伸开双臂迎上前来。我们决定见面几乎已有一年之久。我们之间的书信和电报来往频繁不断。只要是北京来的电报，我不用打开就能知道是谁拍来的，是西哈努克拍来的。他曾在红色高棉游击队占领下的柬埔寨作过一次旅行，这是向朗诺发起的一次绝妙的挑战。我知道他早就想去那里。我以为他将不会从那里活着出来。当我从报上获悉他不仅到了那里，而且还好端端地回来的消息，我想见他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电报和书信的来往成倍地增加。后来，我收到了他要

我去布里俄尼岛的邀请。在那里我进行了这次长达七小时的采访。

由于午后一点半钟他邀请我吃饭，这次七小时的采访被分成了两段。他可以放弃一切，唯独不能放弃进食，而且食必珍馐美味。他喜欢食物的程度至少可以同他热爱自己的祖国相比拟。他曾经成功地使这个国家在十六年中没有发生战争，然而他遭到废黜后，这个悲惨的国家便成了一片血海。如果是我，决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餐桌上。听他讲话是一种乐趣，我敢说是一种安慰，西哈努克是一个你愿意怎样形容他都可以的人。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可恶的说谎者，一个喜怒无常的人，一个骗子，一个冒险家，国际社会上的一个小丑。但即便你这样评价他，你也不能否认在一个似乎只产生灰暗的、迟钝的和令人讨厌的政治人物，总之，只产生缺乏想象力的人物的时代中，他是个奇迹，连美国人也承认这点。他们有一句名言：“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不一致，象西哈努克那样的人在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在餐桌上，我一心想赶紧吃完饭，尽快回到我的录音机旁。他的妻子——莫尼克公主对这次采访并无好感。几个月来，她一直担心丈夫和我之间将进行的这次会见。她对丈夫说：“谁知道你会对她说些什么！谁知道她会诱惑你说些什么！”但是他耸了耸肩膀回答说：“我喜欢冒险。”事实上，难道这不是一次有着胜利把握，其结果也会在他意料之中的冒险吗？认识他导致了我对他的理解。这也正好说明，在认识他之前，我一点也不理解他。当时，我真的摸不透他。我没有能把他政治家的责任感同他的花花公子的一意孤行调和起来。例如，他创作歌曲，指挥爵士乐团。他拍摄可笑的电影，并在电影中充当男主角，由他的妻子充当女主角，然后，象课税一样，把电影强加给他的臣民。有时，他扮演现代开明政治家的角色，有时，又扮演腹中灌满奶油鹅肝和鱼子酱的昏庸暴君。不

论是在发生朗诺政变以前，还是在那以后，我听说过不少有关西哈努克的事：为了同意让越共游击队驻扎在柬埔寨，他向他们收取费用；为了请求美国人宽容越共游击队驻扎在柬埔寨，他同他们保持各种关系；他的岳母向每辆来到西哈努克市的北越卡车征收交通费，还听说过他为区区小事而大发雷霆的事以及他散播的种种谎言。每一次我都在微笑中阅读他的来电或起草给他的电报，但我对此仍有所保留。我把他看作一种可以取乐的玩意儿。

然而我在布里俄尼岛见到的西哈努克并不是可以取乐的玩意儿，而是个自感绝望的人。尽管他性情乖戾，但他恰好代表着那些仗义执言者，他们敢于向威胁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的任何人说“不”字。如果一个人错了，那么犯错误是他的权利；如果一个人与众不同，那么这也是他的权利。西哈努克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你对他有什么办法呢？正如他坦率承认的那样，他不是个有才能的政治家，而是个艺术家。他更乐于创作歌曲、戏剧和指挥乐团，而不是去主宰别人的命运。他不否认自己当君主的历史，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否定自己是个恶习很深的轻浮子弟这样的细节。让采访记录本身来说话吧。这些记录所显示的是许多最真实的自画像之一。遗憾的是书面语言不可能表达出他那刺耳的声音，不可能表现出他那双闪烁着怒火，并不断转动着的小眼睛和他那不停地挥动着的细小路臂。我们作为朋友而相见，又作为朋友而分手。他甚至向我许下诺言，他将去说服周恩来发给我签证，我则答应他，在我到北京时给他带两公斤新鲜奶油鹅肝，作为对他的酬劳。但我白白地等了几年。临分手的时候，他赠送给我书籍、照片和唱片，唱片中灌制了柬埔寨王国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阁下的歌词和乐曲。实际上，现在西哈努克正在为中国人谱写歌曲。这不奇怪吗？



我始终没有得到中国的签证。显然，连西哈努克也没有说服周恩来。他也因此而失去了两公斤奶油鹅肝。不过，西哈努克给我发了一封电报，感谢我所发表的采访记，聊作弥补；而且电报写得很长，且写得很亲切，没有计较电报费用的多少。我还应该说些什么呢？西哈努克是唯一的一位屈尊亲自来电感谢我为其作报导的国家元首和有权威的人。这真是一件少见的事。仅就这点而言，他也应该得到二百公斤的奶油鹅肝。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谈到西哈努克，我认为，最令人惊讶的事是：人们听他说话，越听越想听；人们讨论他，越讨论越不能理解他。殿下，尽管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尝试一下，通过这次采访来给他画像？从下面这个具体问题谈起：他是否觉得自己最近几年变了很多？

诺罗敦·西哈努克（以下简称“西”）：变了？我真的变了吗？噢，小姐，我没有变。尽管现在我不在金边生活，而在北京生活，但我始终是同一个西哈努克。他有点与众不同，您愿意说他有点古怪也未尝不可；他有点不被人理解，您愿意说他是个难以理解的人也未尝不可。但是他的信念坚定不移，人格不变。举例来说吧，我并没有成为共产党人。我还是认为自己是粉红色的，而不是红色的。我并没有沉默不言，而是继续不顾一切后果地竭力表明我对各种事情和各种人的看法。我无意作为一个流亡的花花公子而告终，而愿意重返金边，了却我绞死朗诺的夙愿，作为有德之士而告终。昨天的西哈努克与今天的西哈努克之间存在的唯一区别是，今天的西哈努克再也不会把卖国贼错当作爱国者，而把爱国者错当作卖国贼。现在我已百分之百地站在红色高棉游击

队一边。我同他们一起肩并肩地为打败美国人和建立共产党的柬埔寨而战。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拯救我的国家和不失自己的体面。小姐，您可知道，失体面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失去王位并不有失体面，有时取得王位或保持王位反而有失体面。我对成为裕仁天皇式的人或成为精于养马术的伊丽莎白式的人丝毫不感兴趣。

法：殿下，您过去有过个人野心吗？

西：过去也没有。可以说，我过去的生活有点奇怪。我这个国家元首有点奇特，而且不是社会主义的。我喜欢赛车，热衷于追求享乐，指挥爵士乐团……一般说来，国王和总统是不指挥爵士乐团的。我吹过萨克斯管和单簧管，谱写过曲子，到小城镇去同我的人民一起演唱。但这究竟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柬埔寨人爱好音乐。为什么一个国家元首只能组织讨厌的舞会和狩猎山鸡，一本正经地去接见大使呢？我不仅让他们唱歌，而且还让他们去劳动。是的，是的，我让他们同我的部长们一起去劳动。是的，是的，我让他们乘卡车到农村去帮助农民，帮助他们收割稻子，建造粮仓，修筑堤岸，掘土翻地。看着他们手拿锄头也是一件乐事，我感到莫大的兴趣。因为在亚洲，一个呆子一旦取得文凭，或能提起笔杆，便自以为是个知识分子了，便认为弯腰参加体力劳动是有失身份的事。您知道，这就是所谓的高贵阶层。当然，这一阶层的人会把我说成是疯子，狂妄自大者和伤风败俗者，把我这种奇特的做法说成是丑恶可耻的，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这是接近和了解群众的聪明方法。我还干其它的工作。譬如，写剧本，并作为导演将它搬上舞台，又作为演员参加演出；从事文化事业，为红十字会募集资金，我以此为乐事。另外，我还担任影片的导演，噢，许多人认为我的影片一文不值，甚至把它说成是令人讨厌的东西，说我既不懂朗诵，也不会使用电影摄影机。但是

我推崇电影，他们的闲话与我有何相干呢？我回答他们说：

“为了教育人民，仅此而已。”就象影片《吴哥上空的阴影》那样来教育人民。您听说过那部片子吗？

法：殿下，我没有听说过。

西：喔，它以故事的形式描述了一九五九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贿赂我手下的一名将军而策划的一次军事政变。由于法国使馆和中国使馆提供了情报，我粉碎了这一阴谋。实际上，我的秘密机构一文不值，因为它是由朗诺领导的。背信弃义的那个军官逃到了森林里，我的士兵们跟踪追击，杀死了他。我做了些什么呢？我从中汲取了电影的题材。我既是这部影片的导演，又在影片中担任主角。我以此来表明美国威胁着我们的独立和中立，以迫使我们同它结盟，加入它的反共十字军。早在那时，我就拒绝反共。共产党人对我们一直是很尊重的。我不明白，既然某个人认为共产党好，那么为什么他不应该成为共产党人。再则，我愿意同所有的人结交。电影可帮助我说明上述的一切，而不是仅仅讲述无聊的爱情史。哎，是的，小姐，当时的情况不同于现在。那时，柬埔寨没有战争，我能够根据我的思想和爱好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情趣中统一国家。我驾驶着漂亮的小汽车。我有一辆兰怡牌小轿车，一辆阿尔法·罗密欧小轿车和一辆梅尔切德斯250SL小轿车。

法：所有这些您在北京都不缺吗？

西：小姐，我都不缺。我向您发誓，我什么也不缺。我要比您想象的更通情达理。一个忍受过象我所忍受的侮辱和诽谤的人，您真的以为他还会把赛车和寻欢作乐看得很重吗？一个象我现在这样为自己的祖国每天遭到B52轰炸机多达二百六十次的空袭而难受的人，您真的以为他会为失去昔日的甜蜜生活和爵士乐

团而感到惋惜吗？我丝毫也不感到惋惜。我处在极度的悲痛中，也无心回想过去无忧无虑的生活。往事一去不再复返。如果我重新得到我的兰恰牌小轿车，我的阿尔法·罗密欧小轿车，我的梅尔切德斯小轿车，我将不知道用它们来干什么；我几乎会把自己看成是个小丑。再则，我在北京什么也不缺。我不是出于虚伪才说这样的话。中国人待我确实很好。

法：殿下，您现在还吹奏萨克斯管吗？

西：不，我不再吹奏了，我也不再吹单簧管。但周恩来给我安排了一架上等的钢琴，这样我可以继续作曲。在这三年中，我写了好几首歌。其中有一些歌在中国各学校和革命公社中演唱，譬如，那首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的歌曲。它的歌词是这样的：“啊！可爱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我在厄运中遇到了莫大的幸运，我在这里找到了知己。我们目前经历的痛苦正是中国过去的经历。它的全力支持使我们完全相信，对未来的悲观失望必将一扫而光。”我还写了其它许多歌曲，献给我们的北朝鲜朋友、北越朋友、老挝朋友、非洲和阿拉伯朋友。我没有感到烦恼。暂且不说我有不少的事情需要同我的部长们一起处理，有不少讲稿需要起草，有不少文告需要通过电台向我的人民宣读，而且由于中国不再是固守某一教义的国家，而是一个开放的自由国家，经常有旅游者来北京，其中有人想结识我，向我询问一些事情。这些旅游者中有美国的大学教师、记者和学生。我还经常参加体育运动，打乒乓球。我经常要求他们为我放电影。一开始他们只给我放映中国的革命影片，现在他们也给我看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影片。中国人是如此的慷慨大方。这次我到那些承认真正的柬埔寨，承认西哈努克的国家去旅行，需要两架飞机。一架供我和三十名随行人员乘坐，另一架载运我

的行李。于是他们给我提供了一架总统级的飞机伊柳辛62和另一架四引擎飞机伊柳辛18。机组人员是中国人。如果我需要武器，他们就给我武器；如果我需要衣服，他们就给我衣服，只要我提出要求。

法：殿下，您变得如此穷困了吗？

西：穷困？！我早已身无分文了，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既没有汽车，也没有住所，一无所有。我仅存的东西是在朗诺发动政变时留在科特达祖尔的一个小小的行李。要是中国不帮助我，我连身上穿的衣服也没有着落。朗诺—施里玛达集团没收了我的全部财产：地产和个人用品。他们甚至把我的狗和我妻子的首饰也都拍卖了。有人说莫尼克把首饰安全地存放在香港，这是可耻的诽谤。她从未去过香港。她的首饰都留在金边。朗诺的军官把这些首饰连同她的衣柜和我的汽车一起都卖掉了。小姐，我成了一个比无产阶级还穷的人，现在我已经是个无产者了。

法：啊！那么谁替您支付在中国生活所需的费用？

西：中国人，全部费用都由他们支付。他们不仅承担我一家和跟随我而来的一百多名柬埔寨人生活所需的开支，还承担我在世界上开展外交活动所需的费用。但是他们考虑得十分周到。为了避免给人以养活我们和恩赐我们的印象，总之，为了避免给人以有损我们尊严的印象，他们把我们当作一个现任的政府，同它签订了明确的财政协议。协议规定向我们提供长期的无息贷款，偿还期是柬埔寨取得彻底解放后再过三十年。假设明年红色高棉游击队进入金边，那么我们将于公元二〇〇四年偿还他们一九七〇年五月以来为我所花费的钱。不仅如此，我们将可以用美元、瑞尔，或其它任何货币支付，且不必一次全部付清，每年支付一定数目就行。如果某一年我们缺钱，那也没有关系。您可以看出，这完全

是名义上的偿还，是为了不伤害我们的自尊心而采取的策略。啊，中国是个非凡的国家。谁是亚洲人，谁就不能不为它而感到骄傲。中国不输出坦克和士兵，而是输出尊严和对别人的尊重。

法：殿下，您经常同周恩来见面吗？

西：经常见面。他是最真诚的朋友。他是个高尚文雅的人。他关心体贴别人，懂得人情世故。有人不理解我这个非共产党人怎么会成为周恩来的朋友，我回答他们说：“他可是个比我这个亲王还要亲王的人。”当我需要见他时，就打电话问他：“我可以来找您吗？”他回答说：“不劳您的驾，我来看您，马上就来。”我提出异议说：“不，您有那么多事要做，应该由我来拜访您”。他说：“不，不，您别客气。我现在就停止工作，马上到您那里去。”后来他来了，还留下来同我们一起吃饭。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时间来看我的。他日理万机，中国政府所有的繁重工作现在几乎都落在他的肩上。我的意思是说，毛泽东过着越来越隐退的生活，毛泽东承担的责任实际上已经转移到周恩来的身上，周恩来事实上已经完全继承了他的工作，因此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找到时间同西哈努克交谈的。然而他却能找到时间。有时，他甚至邀请我和莫尼克上他家去吃饭。他帮助妻子准备晚饭，让我们尝尝家常便饭，然后带我到花园去散步，天南地北地跟我聊天。是的，我们的友谊是真正的友谊。这种友谊并不是最近才产生的，而必须追溯到十年前在亚洲国家第一次会议上我认识他的时候。当时，他迎面向我走来说：“西哈努克亲王，让我们建立起友谊吧！我向你们保证，我们永远不干涉你们国家的事务。”我回答说：“我没有更高的要求。”我们互相紧握着手。他又说，他准备援助柬埔寨。我告诉他，我需要使国家工业化。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他为我盖起了六个工厂……工作做得尽善尽美。他的技

术人员到柬埔寨后长期埋头苦干，最后悄声离开，既没有大肆宣传，也没有扶植叛乱分子。显然，当他请求我帮助北越人和越共游击队时，我是非常愿意这样做的，何况，这有哪一点违背我的利益呢？

法：殿下，您从来没有向周恩来谈起过您让外交官唱歌的事吗？

西：噢，没有！从来不谈我当花花公子时干的事情，就象不谈我有五个宠妃的情况一样。何况，我不相信周恩来能够理解：中国人是那么的慎重和严肃，他们从不触及某些话题，至多也不过是暗示一下，而口气是那么的郑重。总之，他们不象我们那么随便开玩笑……

法：请原谅，您谈到了五个宠妃吗？

西：是的，小姐，我有五个宠妃。我的十三个子女中的十一个是她们的，现在有两个在柬埔寨，同红色高棉游击队一起在战斗。我的妻子莫尼克仅生下两个儿子：在布拉格学习的诺罗敦·西哈莫尼和在莫斯科学习的诺罗敦·诺林德拉蓬。我的祖父有六十个妃子，我的曾祖父有三百个妃子。与他们相比，我有五个妃子不算多。我的父亲情况不同，他除了妻子、即我的母亲外，只有一个妃子。假若我效仿他的话，我不会感到遗憾。可是在我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五年当国王期间，母亲不愿意我结婚，因为她不喜欢出现第二个王后同她竞争。她说：“你现在结婚还太年轻！”她只允许我有妃子，很快我就有了五个宠妃。实际上，在我退位后同莫尼克结婚的日子里，我感到这样做很好。现在我已经五十一岁。我真的只满足于一个妻子。这不仅是因为莫尼克长得聪明漂亮，有教养，能理解人（当然我希望她是忠诚的），还因为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我已经没有精力再去占有五个女人。我也

不能把她们收留在北京，因为中国人马上会为这一丑闻而感到愤怒，或者他们会让我吃避孕药。我们不谈这些。美国人喜欢一些无聊的事，而真正的西哈努克并不是个迷恋于后宫的人物。他是一个在一九五四年禅位，而让人们自由选举他的人，是一个成功地使柬埔寨保持和平达十六年的人，最后他还是一个有洞察力，并善于向那些“聋子”们提出下述忠告的人：“你们别受美国人的诱惑。跟他们走，我们连用山姆大叔的美元买下的第二个泰国也当不成，而会成为第二个越南。”

法：殿下，您一直都是这样憎恨那些美国人的吗？

西：噢！噢！早在我只有妃子，还是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时起，我就憎恨他们。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九五三年我与他们的初次接触。那时，我正在说服法国人离开柬埔寨，红色高棉游击队却找我的麻烦，指责我是个卖身给法国人的叛徒。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有人告诉我说，美国人不同于法国人，他们信仰自由和民主，不搞殖民主义。于是我飞往华盛顿，要求同福斯特·杜勒斯会晤。我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要求他支援，而他却傲慢地回答我说：“您回家去吧！陛下，您应该感谢上帝把法国人安排在您的身边。没有他们，胡志明在两周内就能把您吞掉。再见吧！”从那天起，我就憎恨他们，憎恨他们这帮人，憎恨他们的假民主、假自由和在基督教文明的幌子下所干的帝国主义行径，憎恨他们对我发动的政变及其它类似的政变。

法：殿下，您可知道一九七〇年六月间人们说了些什么吗？人们说，发动反西哈努克政变的正是西哈努克本人，他为了摆脱当时难以支撑的局面。

西：什么？！这种说法实在不光彩，是相当愚蠢的。如果我真是为了摆脱困境，甚至如此地不择手段，那么，为什么我还要反



对朗诺呢？为什么要呆在北京，而不到科特达祖尔这个有我爱吃的新鲜奶油鹅肝的地方去享清福呢？说真的，现在尽人皆知，要推翻我的是尼克松。他们梦寐以求的是那并未能得逞的反对卡斯特罗的吉隆滩事件在我身上重演。多年来，他们纠集了出生于柬埔寨的泰国人和越南人，把这些人组织成突击队，沿着边境潜入柬埔寨境内，在朗诺的支持下挑起动乱。咳！我犯了一个错误，选择朗诺作为我的助手，成为我的总参谋长和总理。我从来没有想到他是个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效劳的卖国贼，而是把他当作一个爱国者。在法国人时代，他同我在一起工作，同我一起为柬埔寨的独立而战。谁能想到美国人竟会利用他呢？况且他是这样的一个白痴！他什么也不懂，总是用牛一样的眼睛瞧着我，在祈祷中打发时间。更糟糕的是：在揞鼻子之前，他得求签问卜，看揞鼻子时的星相是否吉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说谎骗人。多么令人恼火呀！我还对范文同这样说过：“历史上不乏卖国贼，在我身边出现朗诺也不足为怪。但通常情况下，卖国贼总是聪明的，永远也不是朗诺那样的笨蛋。我为我们的种族而感到羞耻，因为它产生了象朗诺那样的白痴。但比白痴还要白痴的不是朗诺，而是选择了朗诺的西哈努克。哦！我并不为自己而感到骄傲。”小姐，实际上，我是个天真幼稚的人。

法：殿下，您是个天真幼稚的人吗？

西：有时天真幼稚得象个孩子。人们以为我象马基雅维里<sup>①</sup>那样的不择手段。马基雅维里给他的君主出了不少妙计，但结果反而受了君王之骗。我比他更为糊涂。我的外交手腕似乎表现得不正派，给人以居心叵测的印象，但实际上，我连耍滑头都不会。因为我总是害怕暗箭伤人，总是担心同对手当面翻脸。更糟糕的是我说话直爽，毫不含糊。这是不择手段呢，还是天真幼